

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CHL 4681.3212

(27)

卷五十七

明北海馬琦

楚黃州人周文依

淮南門人吳光表

武功類

武功類

兵制三十二身

李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命公帥之

以征不德元侯作帥卿帥之以奉天子諸侯有勤

軍帥及術以香元侯自伯子豈有大夫其勤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明 北海 馮瑒 瑒

第 馮瑒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 三

兵制 三十二則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漢杜詩乞立虎符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

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

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人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
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
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
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王叡二陣圖論 矣穀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爲
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
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
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
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

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
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
斷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二畧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
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
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
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
黨扇而爲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
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
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墻塹寇盜衝擊則

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况有
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
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
越一自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
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
形之于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
八陣只言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不陳四奇變化
之旨不顯天衡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初
畫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燭火助陽自忘短
綆庶幾英傑覩之稍裨焉

唐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
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彊騎府兵日益
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
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
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
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
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
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爲之
其彊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

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
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
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
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
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

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
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加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抱真爲澤潞
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
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
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
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克實遂雄視山
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德宗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德宗歷叙府兵
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

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士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慰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

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彘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戍卒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

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德宗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

人三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德宗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德宗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

矣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屯田者什五六

德宗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

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德宗不聽至是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憲宗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

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穆宗初卽位兩河略定蕭僊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大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藉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

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

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
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
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
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由內庫綾
二百萬匹付度支克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
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
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

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
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
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
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譟燒營
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今歸十六宅妙選師傅
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
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
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

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為

胤胤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

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旣

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潞王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夫五千實無益於用民間大擾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召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

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群小乎
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
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
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
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
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閉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
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

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
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
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
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
殺掠吏民滄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
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
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
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
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

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

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

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

日一教一丁在閑二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其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
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
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
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
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
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
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
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
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宋初請復唐馱幕之制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

為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
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之自五代之亂
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齎强者因糧遂失
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
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
軍得葉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
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
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豹之類悉在
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
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

庶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
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
否明條利害上稟

尹洙兵制策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强大之勢未
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
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
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
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
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
之兵疆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

以文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
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
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
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
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
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
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
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
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
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

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

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
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
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
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
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
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
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駟以徇三軍遣使

者還報然後行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度水而解
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
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
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
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
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

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懼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懼

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
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
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
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
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
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
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
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
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
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
焉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
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
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
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
願與諸君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
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
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

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

漢袁術以孫堅餘兵千餘人還孫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吳呂蒙入江陵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筥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唐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

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

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今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

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
間二日憲宗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盧鈞
鈞杖其爲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
不可不抑也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
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
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襲城
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
厚念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

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
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
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
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
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速策馬參隨旣審其虛復還
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
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
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
厚曰然命扶下斬之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邊鎬等沂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

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

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何徵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

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睜眦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

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
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
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
敢犯法者

李愬率士鎗人來高天浴內散以長鐵不射幾千擲
前直擊其前奉命討賊萬鎗兵旅餘亦忠若軍駐於
金以少許武文聖德萬萬各戰萬千鎗國父德則增精
效果莫清必脈
人亦以少許武文聖德萬萬各戰萬千鎗國父德則增精
效果莫清必脈

伐國

二十六則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于我可先往伐
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
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
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箴侮父兄不敬
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
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
伐樹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
降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

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于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財也王廉于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于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于天下豈不大哉管子霸言篇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

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今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

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嚙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嚙

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徼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

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
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
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
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
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
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
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
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
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
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

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
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
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
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
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
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
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
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
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
弗克享為人而已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

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無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叔虎

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赤狄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夫恃才與眾

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
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
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

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
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
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

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漢吳漢破公孫述夷其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虜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蜀漢後主告諭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

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
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
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
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
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
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
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
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
益國用勸分稼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
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

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
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
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
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
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
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
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
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
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

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
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
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
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
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
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
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
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赦赦廣

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
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晉羊祜請伐吳書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

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
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
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
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
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
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

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十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通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

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干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竒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

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
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
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
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
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
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

杜預請伐吳之期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
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
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
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

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
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
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
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
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
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
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
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
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
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

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
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
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
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
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
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
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
王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

之

袁喬勸桓溫伐蜀書

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

智者了于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
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沂
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
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
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
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覲此
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
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
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

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
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

比齊主徵盧叔虎爲中庶子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
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
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
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
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
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
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
衣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

自長安以西民䟽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
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南燕高雅之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
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䟽曰今晉室衰亂江
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離
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
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
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
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燕王曰朕以舊邦覆沒
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楊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

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二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
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
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
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
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
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
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
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二鵝又募山南驍銳
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
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北萬
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
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
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
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
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
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
摧枯其二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
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

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弁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
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
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
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
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
留謙等不遣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况其
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
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
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心克然後乘破竹之勢

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順
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于
是自將伐齊先是齊晉州行臺張延雋公直勤敏儲
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伐之由是
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
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
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
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
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
勢甚盛周主欲西還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祈諫曰

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
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京兆王韶曰
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
其言竟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
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衆皆震懼
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于是
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
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平
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
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

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
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
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
守高梁橋齊王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
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獨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
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
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
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
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陛下
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將軍

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至尊宜回齊主將從之穆提婆曰此言難信齊王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資械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遇于中塗命淑妃著之而後去隋文帝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會高宗殂隋文帝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長城公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妃再拜請罪隋文帝用高頴之策陳人始困於是

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長城公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長城公大怒即日斬之

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誼諜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

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于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柱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有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

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王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

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歛然
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
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
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
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且二十里首尾進
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
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
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
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
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

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
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
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救出部分會
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
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
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
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憲
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
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
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

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
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
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同束而上沈后居
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
軍士扣閣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
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
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不能
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獻欵遂就擒弼燒門入
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唐高宗時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
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
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李德裕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
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
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
神常爲一國之所奉授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
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

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
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詳
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
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
於五將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
妹終於隕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荆子
反疲于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于爲
政戎狄遂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
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柳宗元辯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

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于天下
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
行焉古之守臣有服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
者內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
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
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
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其害物也
小則誥誓命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
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

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
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
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
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非為
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
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
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
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
而至于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
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
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
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宋太祖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
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
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
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使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
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
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
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
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

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
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
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
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
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
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
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

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

徽宗時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
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
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
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
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
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
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
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

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
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 朝廷既與金約夾
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
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
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
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
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
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

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
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
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
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
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
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
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
應金且招諭幽燕

蒙古忽必烈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

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漠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遊氣驚魂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網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

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擊楫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

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逆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客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公孫瓚請討袁紹疏

臣聞

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

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

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

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

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竄逃亡忝辱爵命背

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

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

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
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
為印璽每有所下輒卓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
侈漸以卽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
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
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
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揚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
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
高馬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恠橫責其錢錢不備畢
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

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
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
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
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
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
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
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關茸名非先賢
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
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
誠之效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

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詔誨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曹休為吳所敗亮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復上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保偏安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

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之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晉袁帝時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山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

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志存經畧光復舊京彊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

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
通貴于無滯明哲尚于應機介如石馬所以成務若
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于南垂廢州于
龍漢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嘆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
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
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
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蠖屈以待龍申之
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
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
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

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
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
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
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
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綱維粗舉然
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鬯朝服濟
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
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
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
功旣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

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
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
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
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美
但河洛丘墟所管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于是改
授并司冀二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明北海馮琦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

偵國九則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閔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吳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

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于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于田戰士怠于行則兵弱也農夫惰于田者則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伐而中山遂滅也

魏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旦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呂覽召數篇 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
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
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
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
用也用于利用于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
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况于賢主
乎故割地寶器戈劔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
足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
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為
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
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
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
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
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
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于時
者其功大士尹池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
之牆擊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
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吾將
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

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從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

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繒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北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

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
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于禮未失垂曰吾今威
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
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于
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
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
魏遣散騎常侍宋弁等來聘及還魏高祖問弁江南
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
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
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料敵 二十則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
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門桓公曰徒衆何以
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
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
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
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日在其君之德也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不敗汝能與公吳陳王曰善因致而越已勝吳又索卒于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

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
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
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
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以賂之以賂之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
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會不二三不重氣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于前
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
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
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
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重
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

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

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關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

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
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
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
上下同力猶勾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
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
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

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慚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
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
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
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
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
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
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
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
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

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
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
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
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
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
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漢高帝召諸將問曰黥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
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
遺之南面而立萬乘之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夫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
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
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
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
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陳豨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
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
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
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
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
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

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
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
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
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
趙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
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
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

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渝匈奴注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
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
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
吳漢計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

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
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
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
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
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
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
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餘萬人劫劉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

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
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令與劉尚二處受
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
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
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
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銜
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
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至晡遂大破之斬謝
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引還廣都留劉尚拒
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曰公還廣都甚得其

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
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
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
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
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
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可失時也操
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

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
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
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
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
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
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
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
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
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

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
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
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
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
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
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劉裕奮
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
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
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
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

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

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益有一方結怨四隣擡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邁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于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

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

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粟水柔然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粟水西行分

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既而得降人言可汗聞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等將兵五萬人寇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河廣

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魏兵且至梁元帝召公卿議之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

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

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

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岍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秦王猛攻壺關揚安攻晉陽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復三京之言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

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
利也臧孫子乃歸齊王杲拔五城於宋而荆王不至
漢高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丞相
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
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
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
今已誅諸呂新噫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
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
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
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

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
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
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
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
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
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
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
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

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
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
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
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
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秦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拜爲鎮軍府軍魏褐飛
自稱衝天王率氐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
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
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
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

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
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
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三千褐飛惡地衆至
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
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
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
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
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
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

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
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
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
之畏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
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畏曰少來
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
此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夏王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
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
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 守之吾取之如

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
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
書侍郎皇甫微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
人使書之裕讀其文嘆曰吾不如也

唐懿宗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平裘甫召入問以
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
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
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
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

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

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許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懽呼願效死悉

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鋒燧以訶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侯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裴甫曰邠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式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趺跌幾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晔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

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
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
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
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海以越盜為憂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
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
從由是能成其功

料人 十則

晉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
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
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
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
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令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
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
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
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以濟蓋也且

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下不沈者三板却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兵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没者三板沈龜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

利于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焉智伯曰君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

睢金十觔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搯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

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讐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

陳軫先知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魏周趨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于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

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曾從子善相劔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劔臣相劔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劔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且具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

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過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軍矣

唐德宗以河中為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
惟河東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來身歸罪
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
乃去計傾之斷秦果悉法其盜章破孽發軍大敗
乃計高者曰然曰由備盡計吾軍必期必於捕
以刻來秦對於齊直也齊對者高刻者隱曰公計良
實相公秦水計矣秦兵日盛因感其長使聚其
五拜秦有德也宋美公難取宋曰輝赫而餘德不計
師乘彼東而西北使我獨得如秦軍擊厥以棟李由

討賊 二十一則

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
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
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
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人
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蒞殺
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
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卷之五十八

討賊

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
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
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
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
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
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慙事也今宋
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
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
至于宋

楚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
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
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
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
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
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
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

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身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馬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漢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于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高未能治天下固侍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
晉元帝作相以熊遠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
哀遠上疏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
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
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
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
奮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
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
順也救社稷至義也恤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天
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

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于往日
惡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晉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謳吟
德思于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 鳴檄前驅大
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
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
東海王越舉兵下邳孫惠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
書于越 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
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武
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
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

賊臣鋪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
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
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
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
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
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
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
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
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
之藩龍躍海隅之野西諮 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

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諭青徐啓示羣王
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携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
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
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
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
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
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
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竒謨于朱唇握神策于玉
掌遙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
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

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
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宓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
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
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幸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
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岳可傾
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
水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
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于慶命之會
拔劍于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
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糞壤形

骸捐于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
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
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惜
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
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
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資而值危亂之運
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
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
變而成禍介如石馬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

專掌文疏豫參謀議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益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鷓視于五嶺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殘弱

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其

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以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

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于邵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于曩代宗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於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今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况急于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

親沂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
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
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
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
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
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
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
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
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
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

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
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
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
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

時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
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
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
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
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忻于來蘇庶幾國耻可雪
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

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
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
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江陰
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
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
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
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
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
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

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
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
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
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
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
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
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
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鬼死期將
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
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

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狗難哀恨自咎五精摧殞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勤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

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噴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于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存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

空懸內乏之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
陶公國之者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
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
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
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
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
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
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
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
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

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已萬里一
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
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
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
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
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
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
至于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
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
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

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網繆徃來情深義重
著于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
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
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
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
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
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
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
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
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

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
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帥所統
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
聲震于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
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
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
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軍杖舟楫不敢
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
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
嶠又于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

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

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于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

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
為逸所擊求救于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
之不便不如攻榻抗榻抗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
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船時
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于嶠軍曰
却鑿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
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
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鑿為司空
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
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
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
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
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
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
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
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
神殛之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
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欲謀挾天子東
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

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逾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廣陵以俟後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

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興鑿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于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

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兇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其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仗大順以掃

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吾豈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于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覆傾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

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強衆藉威名仗節而行豈王舍所能

御哉逆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尅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若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唐代宗時朱泚等圍劉文喜于涇州久不拔徵發餽

討賊

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
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濱入奏海
濱言于上曰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
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
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
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
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濱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
而原州竟不果城

安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
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

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
以備西軍杲卿歸塗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
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
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
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真卿自平原
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
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
山命召李欽湊使率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
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
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

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果卿說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

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于城外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眾拔柵而入佖演繼之

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率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粟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清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廸蔣沆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園

寢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距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德宗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

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
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
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強弱必
起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
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
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
五百萬粟日盡陛下但勅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
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
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

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
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
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
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廢兵各二三千人
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
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鬥識賊深淺皆願自備
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
募士人以代之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
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
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

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
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諸行營諸將
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
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
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
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
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
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
以鄆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
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

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郛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
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
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
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
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
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
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之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湯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

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紀今日反者豈惟秀昇凡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宋仁宗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

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
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廊延一路以
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
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
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剷黠虜若廊延以牽利爲
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廊
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
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
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
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

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
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
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
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
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
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
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
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
疑朝廷終難之 分秦鳳涇原環慶廊延爲四路各
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

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
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
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
練預分部曲遠斥堠于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
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
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
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
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
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
籍云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

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
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
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
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
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
賞諸羗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
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
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
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
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

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傳劉正彥劫帝傳位于魏國公粵諸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傳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赤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洵洵俊諭之曰當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

平江浚見俊語艾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旨遠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眾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叅議官馮輔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輔約浚至杭

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
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
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
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
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
得書以酒酬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
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
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帥兵赴
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
秀州據糧道以 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

病不行而大修戩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
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慰撫
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
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
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
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
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
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
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

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
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
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
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
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
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
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
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發
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
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

反下耳不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
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
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
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
趙氏安苗氏危矣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願浩諭
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
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
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
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翹衆少却世忠復舍馬
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天

者皆斬于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時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顧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顧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

元左右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

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黨錫以書致巨源延之
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
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
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
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
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
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
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
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旣昧聖賢之

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
赦一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
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
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
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
戶曦啓戶欲逸李貴郎前執之丙中曦頰曦反撲貴
于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
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大地持曦首撫定城中
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燕丙權四川宣撫使巨
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

功狀上疏自效待罪函曦首以違制法物與曦所受
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
琪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
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
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
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
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
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
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